

漢書門	
四	三
二	七
三	六
九	四
冊架	函號

庫文閣内	
二	四
七	三
七	二
函架	冊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327
冊數	9 (8)
函號	277 18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之十二

同安 林希元 著

會稽 陶望齡 閱

桐城 方文 訂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怨是怨已慕是慕親故曰怨已之不得乎親而思慕之怨已之  
不得乎親者以已之不得乎親必已有罪以致之以是自然也  
所謂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是也思慕是思慕乎親必欲得



之不是思慕欲得親此有分辨不可錯看了○怨慕兩字相因以已有罪不能得乎親自怨則一心只是思慕乎親思慕乎親者必欲得之也方未得乎親之時則怨慕兩字俱當用及既得乎親之時只當用慕字故孟子之告萬章始則曰怨慕終只曰慕

孟子曰怨慕萬章不知為怨已不得其親而思慕謂是怨親故有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之問及孟子言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于我何哉則見其為怨已之不得其親而思慕而非怨其親矣○供為子職而已矣此段意言在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得乎親不能若是怨然不介懷以為我竭力耕田亦惟供為子職而已矣今父母之不我愛必是子職有未盡不然此物奚宜至哉此其怨慕之意也此說與蒙引異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一條至如窮人無所歸下就當繳云其怨慕有非常人之所及者下文復推舜之心以解其意謂極天下之富貴女色而舜顧獨為不順於父母皆不悅之是天下之欲皆不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耳此見聖人不以天下之大易其天性之愛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欣然樂而忘



天下亦是此意思。○蒙引曰胥相視也。謂與之共視天下而遂移以與之也。堯老而舜攝。分明與舜之共天下。人少則慕父母一條。是因上文說舜不以得衆人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為已憂。而贊其異於衆人也。五十而慕。是託其終身慕處。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誠如此詩之言。謂此詩之言若誠是也。宜莫如舜。謂能盡道宜莫如舜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見懟于父母也。蓋欲告而後娶。知父母不之聽。是廢人之大倫。又生一場憎怪。是徒怨於其父母也。

象往舜宮。本欲取舜之有。見舜在床琴。乃變其辭曰。爵陶思君爾。故來相見。然其色不免於忸怩。○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亦是見其來而喜之。因使為看視。爾非以治理之責寄之也。蒙引之疑太深。象欲殺舜。非不知。而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者。忘私忿而重天親。殺已之事。全不介念。兄弟相見。至情自不能已也。萬章乃以偽喜為問。可謂不知聖人矣。狡人欺子產之事。與象欺舜畧不同。魚既烹而欺以逝。無迹可



見欺之誠是也。欲殺兄而欺以愛兄，其迹已露，將誰欺哉？聖人之心，只是重天親而忘私念，兄弟相見，至情自動，從前之事，都弗計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全無仁人之於弟，雖可怒而不怒，雖可怨而不怨，直是無怨怒，不可謂雖有怒而不藏，雖有怨而不宿，其謂不藏不宿者，特因後來為天子，不復追念象前日欲殺已之事故，謂不藏不宿爾。此蒙引說。○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若曰親之欲其富，愛之欲其貴，亦可親愛二字亦無分。

蒙引曰：使吏治其國，而不得暴彼之民，舜當時蓋只是欲常而見，故源之而來之意，而行之終不顯其迹也。此意看得好，前人所未發。雖然，又是一轉語，言舜之使吏治其國，雖是欲使象不得暴其民，然其意又欲使象無吏事之拘，得常而見之，故象得以源之而來，無所拘繫。書云：不待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正欲常而見之，故源之而來之謂也。○不及貢以政事接於有庠，不及貢以政相連，下凡諸侯朝貢於天子，皆有政事朝於京師，則述其所受之職，朝於方岳，則有正時，月同律度量。



等許多事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庠言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常得無事頻見也蒙引謂舜見諸侯則釋其政事而見之蓋是朝貢之期也今舜見象之頻不待釋其政事以見之此說似欠通君享其欲况舜又無為而治者舜豈終日忙冗待諸侯來朝則釋其政事見之至象則理政事中見之耶且諸侯入朝正是有政事也何以為釋其政事

咸丘蒙問全章

言堯老而舜攝天子之事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也堯何至出位而朝之此固見其無臣堯之事也引堯典以孔子之言斷無

二天子則舜未嘗與堯並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而朝之又見其無臣堯之理也放勳徂落畿內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之民遏密八音則堯分明是個天子在那裏死而天下為之服三年喪也若舜既為天子矣堯死而又率天下諸侯為堯服三年喪豈不是二天子蓋堯坐定是一個了舜又是一個也豈有是理則堯在時舜未嘗為天子也堯何由北面而朝之○蒙引曰言堯未死舜既為天子即是無堯為天子迺又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是又以天子待堯豈不是二天子其說不是使堯在時即以位禪舜為天子而已退居於無用之地及堯死便不



以天子之禮待之耶。且舜已為天子，堯既死，以天子待之，何以見是二天子？似說不通。所為是二天子者，特以放勳徂落，天下為服三年喪，坐定是個天子，而舜又為天子，是二個天子爾。○按舜典曰：汝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據此，是堯在時，已以帝位授舜矣。孟子則謂是攝位。蘇氏曰：受終告攝，格於文祖，曰告即位，蓋本孟子也。豈堯既在，舜雖即位，亦是攝，即魯隱即位而謂之攝，疑亦始於此。

自普天之下，至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是說舜無臣瞽瞍之理，說詩一節，則破其引詩之謬，以見莫非王臣之言，非天子可臣父之謂尊親養親一節，則見舜為天子，始得以尊養其親，非謂可以臣其親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辭也。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者，志也。若泥莫非王臣之辭，則天子真可臣父，而失不得養父母之志矣。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辭也。憂旱志也。若泥靡遺之詞，則民真個都無遺，而失詩人憂旱之志矣。上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之。則直歸在養親上，下曰為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之，至又分開說，蓋尊親養親二事相須，未有尊而不養者，尊而養然後為尊。



之至、論其寔、又尊是尊、養是養、故要其極、歸重於尊親亦可、  
究其極、分尊養為二亦可、  
蒙引曰、引祗載見瞽瞍一條、又特記咸丘蒙所述、父不得而子  
之非、亦以見無臣父之理、祗載句、見瞽瞍變、齋栗句、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一句、可勘被天下許多事、凡世之薦  
進人物者、其人之用與否、皆有天意在、非人所能為也、  
註曰、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愚謂其所以措之天  
下者、即其行之於身者也、以其出乎身者、加乎民也、本末之分

耳、

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可見舜為天所與、而非堯能使之也、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輔氏曰、上只言天、此又并民而言者、天民一理、天以民為  
視聽也、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即書類於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群后之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慎徽五典、五典克  
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之類是也、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一節、是言舜之得天也、相堯二十有八



載三句，又是言其所以得天處，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這天字以氣數言，與上文天字不同。堯崩三年之喪畢以下，又即舜為人心所歸，以見其得天也。故曰天也。應章首天與之句言，故曰舜之有天下，天與之也。

此之謂也。言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即吾舜為人心所歸，曰天與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見三聖之與賢與子皆出於天，非堯舜傳賢而禹獨傳子也。下文乃詳言之。昔者舜薦禹於天，至吾君之子也。是說禹與堯舜皆欲與賢，但堯舜與賢而民從之，禹與賢而民不從，以見禹未嘗欲與子也。不言堯薦舜於天者，已見在前爾。

丹朱之不肖一條，是說民從舜禹而不從益之故，而推其出於天以明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之意也。言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為相久，此民所以不從堯舜之子而從舜禹也。禹子賢而益相不久，此民所以不從益而從禹之子也。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這天字與上文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天字同。



天自本體言命自造化言朱子曰天如君命如命令註曰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亦是此意陳北溪說可玩致與為亦有分辨為在先致在後為之即所以致之也如為善便致福為惡便致禍豈不是為在致先啟賢能敬字只在賢字內承繼禹之道作一句讀此可以証文王作與二字只是一事○此所謂命是以氣數言非天命之謂性之命

匹夫而有天下於禹益之事無所發明繼世以有天下乃有發明故註曰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本言益而及伊尹周公者其事相類也

太甲能改過猶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也故伊尹不有天下即成王之賢亦如啟太甲此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故曰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任四年之說當從程子蒙引說是○自怨自艾句絕於桐連下讀

其義一也當作皆奉天命也蒙引之說可玩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一條即其窮居之所守以見其無割烹之



事也。祿之以天下四句，要只是樂堯舜之道內事，道即理也。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道是體，義是用。前篇配義與道，易大傳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亦是如此。○人固有務其大而忽其小者，故知及仁守矣，而或蒞之不莊，要未為德之全也。必如伊尹之祿以天下不顧而一介之不取，予然後為全德。自湯使人以幣聘之，至况辱已正天下，是舉伊尹從湯之始，未以闢其無割烹要湯之事也。

伊尹之志在天下，湯使人以幣聘之，乃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云云者，志在天下，聖人民物胞與之本心，蓋自得其真，抱道自重，謹於出處，不苟於造人之義。

三使往聘，則尊德樂道之誠可見矣。此所以幡然改也。與我處，獻畝之中一條，是伊尹欲從湯之言。天之生此民一條，是伊尹自言所以欲從湯之意。思天下之民一條，是即上二條之言而推其意，而以自任天下之重一句總結之。蓋自與我處，獻畝之中至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就湯而說，以伐夏救民，使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被堯舜之澤也。正以行其覺民之志也。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也。凡此皆欲正天下也。枉已者未有能正人者也。若割烹要湯又甚。



於枉已矣。况正天下乎。決無是理也。無割烹要湯之意。至是方說出。然即上三條以天下自任處觀之。其意亦自可見矣。何也。志在堯舜君民者。決不割烹要湯。割烹要湯。決不以堯舜君民為念也。

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頂上二句說。使君為堯舜之君。民為堯舜之民。便是吾身親見其道之行也。

予天民之先覺。則天意有在已。不得而辭者矣。故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也。自古聖賢皆是如此。不特伊尹也。

觀大學言明德新民。西銘言民胞物與。可見矣。輔氏曰。到此地位。自然住不得。正使不得時。與位亦當如孔孟著書立言。以覺

萬世始得。此是不容已者。○知字淺。覺字深。註曰。悟其理之所。以然。即上達必由心悟也。論語民不可使知之。知字。又是此覺

字用。覺不同。○天下之民。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之溝中者。天下之民。不被其澤。由已不能以道濟之。故若已推而納之

溝中

遠近。以未仕而方仕者言。去不去。以既仕而去就者言。或遠或去。潔身固也。或近或不去。道有可就。初非徇利而污已也。故曰

歸潔其身而已矣。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章

小註說進以禮謂三揖而進說得淺了當作迎之致敬以有禮方是得失當串上進退說謂得之而進也進必以禮迎之致敬以有禮然後進不輕進也何也其得也有命存焉非我所能必也吾何為不以禮而輕於進哉不得而退也退必以義上當退即勇決而退不留戀也何也其不得也有命存焉非我所能免也吾何為不以義而難於退哉○蒙引曰若主癰疽與侍人瘠環則是當退以義而不以義退是無義也命之不得而不受命是無命也此處只消用義字非是以義而談禮也

司城貞子註既云宋大夫下却云至陳主於司城貞子似又以此貞子為陳人何也即二泉簡端錄云貞子時為陳侯周臣也臣云者云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孔子為之考之論語孔子無與陳侯語者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也哉愚按二泉此說有理新安陳氏謂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陳為諸侯臣則與史記不合蒙引謂一說史記以司城貞子為陳人正為集註不可通而為此說耳今當斷從二泉之說則自不待致疑於史記而集註之說可通矣其所為主為主人也若為君子主則近臣亦君子也若為小人



主則遠臣亦小人也其所主於人也主於人是君子則遠臣亦君子也主於人是小人則近臣亦小人也○小註謂宋王者之後官制倣於天子故有司馬司城竊恐未然孔子為魯司寇司空然則魯之官制亦倣天子耶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百里奚虞人也一條是先說百里奚之出處然後即其事而斷之

言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虞之秦此時年已七十矣魯不知食牛以干主之為汙此便是不智了然即其所行而觀之

知虞公為人不可諫而不諫此其智也知虞公之將亡而去之此其智也知秦繆公之可與有行而相之此其智也百里奚有三者之智豈有食牛干主之不智也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聲名可傳於後世此其材德兼備而賢也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且不肯為曾謂賢者為之乎此蓋反覆辨其智且賢以明其無食牛干主之事也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全

此章所叙伯夷此篇為詳目不視惡色二句以耳目所接言



非其君不事二句。以身之所接言。治則進。亂則退。以身之出處言。橫政之所出。二句。以身之所居言。思與鄉人處。則推入益細矣。○無知覺。則無分辨。頑夫。蠢。頑之變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伊尹之言也。治亦進。亂亦進。則其所行也。天之生斯民。至覺斯民。則言所以治亦進。亂亦進之意。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相足。說猶云。不枉道而必以道云爾。遺佚。只是不見用。阨窮。是因不見用而貧窮。孔子可以速而速。去之速也。可以久而久。去之遲也。可以處而處。去而處也。可以仕而仕。不去也。處仕是一去一去。不去。以速都。在。去。上。

聖是成德之號。造其極而無勉強之謂聖。三子之清任和各造其極。而無勉強。故皆得為聖。看張註。意可見。朱子小註亦曰。聖只是做到極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謂之聖。孔子兼三子之行而時出。各極其至。而無勉強。故其時為聖之時。大成與小成相對。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獨奏一音為小成。並奏八音。乃大合樂為大成。小成之樂。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為始終。大成之樂。並奏八音。則金為始。玉為終。八音各有條理。欲並奏八音。必先擊鐃鐘引起他。然後眾音隨之而起。是以



一鐘而引起衆音。故曰始條理。衆音既作。臨了擊一聲。特磬。衆音由是而俱止。是以一磬而收衆音。故曰終條理。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是知所以引起這行。猶作樂擊鐘。以引起衆音也。故以始條理為智之事。聖以地言。造其極之名也。力行所知而造其極。這便是結果成就地位。猶作樂臨了。擊磬以收衆音也。故以終條理為聖之事。○蒙引曰。智者知之所及。謂知所到處也。聖者德之所就。謂行之結果處也。智與聖。是知行已成名目。知與行。是用工之名目。

也。至之而能全者。非聖也。智也。猶射於百步之外。其至乎的者。力也。其中乎的者。非力也。巧也。此是以射之中的。譬聖人之全德。射之中的。由於巧。聖人之全德。由於智。見得智重於聖。乃孔子之所以異於三子處。蓋由其巧力俱全。聖智兼備。所以聖無不全。三子力有餘而巧上不足。故雖能聖。但各有偏。而不能全也。○細看二條。孔子之謂集大成條。是說孔子之兼全衆理。智譬則巧一條。是推孔子之所以兼全衆理處。註自明白。○蒙引曰。智譬則巧條。亦主孔子而言也。聖智即上文之聖智。若以上文聖



智亦兼三子。則三子安得有始終條理。特一音自為終始。與聖人自不同也。故新安主孔子說。而三子之不得為全。自見於言外。况三子乃力有餘而巧不足者。孟子分明云。其中非爾力也。安得有智耶。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全。

五等通於天下。專自為君者。言上自天子。下至子男。附庸皆是為君者。六等通於國中。合君臣而言。自天子之國。下至附庸。皆有君。卿大夫。上中下士也。故六等通於國中。是兼王朝與侯國言。

班爵是為仕者設。故曰爵人於朝。又曰列爵惟五。祿不該。把天子入在內。蒙引曰。王制子男各一位。而無天子一位。覺王制較差。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其祿於是出焉。公侯以下皆然。故曰班祿。此班祿自五等通於天下者言。

天子之卿以下所受之地。皆在王畿千里之內。此班祿自王朝之臣言。

大國以下三條。雖有君十卿祿字。然却重在臣上。與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一般。以公侯伯子男頒祿已見上故也。



蒙引曰自天子之制至附庸班祿之通於天下者也自天子之  
卿以下四段施於國中者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條乃明上文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差意農有上上次中中次下五等庶人在官受祿以是為差亦  
有五等農之五等以力之勤惰而分官祿五等以事之煩簡而  
分○糞多力勤重在力勤蓋糞所以多力勤也  
按此章與周禮王制不同王制多是采孟子之文孟子明說諸  
侯去其籍只闡其略殆不足據公侯封地若止百里較之今制  
只當一縣又有歸大夫以下許多采地將何所取似當以周禮  
為據朱子謂不可考殆不誣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全

輔氏曰兼夫有與恃二者之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則未  
為之挾也  
無獻子之家者視獻子之家如無有也猶云目中無人意有獻  
子之家者把獻子之家來當事而慕羨之也資其勢而利其有  
也若無獻子之家則不資其勢不利其有也所以無獻子之家  
者祇見在哉者有可貴在人之勢不能動吾之胸中也故曰樂  
其道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以下是說出獻子所以與友之



意所謂友其德也

或師或友言無所挾也。王順長息句是帶說。蓋引費惠公成語

耳。

入云則入未云入則不敢入。坐食亦然。以至雖蔬食菜羹不敢

不飽。其無所挾之意尤可見矣。

王公尊賢與士不同者。用與不用耳。國君而為士之尊賢無復

望其有為矣。曰非王公之尊賢便有下文堯友舜底意思了。蓋

堯非終於此而已者也。

舜尚見帝。以甥禮館之貳室。舜為賓而堯為主也。亦時造舜

而饗其食。又堯為賓而舜為主也。故曰迭為賓主。不曰王公之

尊賢不待言也。

以上俱是說用上敬下。末兼言用下敬上。以貴。尊賢解之。又

以其義一終之者。摠是揭尊賢之義於貴。欲人知尊賢之俱

重也。觀註當時但知貴。而不知尊賢可見。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章

而後受之。下舍個却意。故曰以是為不恭。聖賢言語多有如此

註不然則却之。正補其意。

交接只一般道。是大綱禮是節目。道如義以為質之義。禮如禮



以行之。禮亦有合道而不合禮者。此道與禮之分也。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一句是就法度上辨其非真盜，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二句是以義推之，辨其非真盜。充類至義之盡，義理也。自禦人之類而推之，至於義理之至精，至密盡頭去處也。如何？蓋禦人是真盜，是大不義，以其類推之。天下之事，但有以逆取之，與禦人相似者，其迹雖不盡同，要皆不義，與禦人同一類。然此特其粗者耳。若以取非其有而同於禦人之盜，是謂天下之物，凡此義之所當得，皆非吾之所當取。苟不顧而冒為之，於義便有害。較之禦人之盜，惡之大小雖不同，其害義一也。推至於此，道理已極精微，更無去處了。故曰義之盡。魯人獵較，舊俗也。孔子亦獵較，依舊俗為之而不變也。萬章之意，以事道者，便當以道變易其俗，所為天下有道，丘不與易。苟見無道，便當與易也。今孔子亦獵較，是不以道易天下也。故曰事道奚獵較。孟子謂孔子之不變其俗，先正其本也。先薄正祭器，則祭器有常数，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則祭物有常品。器有常数，物有常品，則不消遠取物以供祭。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



矣。此聖人陰移默奪之功。其不變俗之中。自有變之者在。若急於目前除奸革弊。此淺陋者之所為。何足以知聖人之作用哉。蒙引此段說未是。不以四方之食供薄正正是欲陰革其獵較之弊。乃曰只用獵較所得者何也。如此何以曰彼獵較者不久而自廢。萬章有奚不去之疑。意以君子所至。便當以道易天下。扶衰救弊。撥亂反正。今不能救習俗之弊。姑從之。而陰為之。是道不可行。於義不當留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去者。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人知聖道之果可行。爾聖人之用於魯。凡其所行。使鬻雞豚者不歸。賈男女行者別於途。三月而魯大治。皆其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者也。為之兆。在先薄正祭器外。蓋聖人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於獵較一事。且姑置之。而陰為之。圖先薄正祭器。正是陰為之。更有試行道之端在。若前所云是也。此聖人作用之妙處。不然。人方未知聖道之果可行。吾輒舉其小者整頓之。人心未孚而已。駭。小弊未能革。而身已不見用矣。而謂聖人為之乎。蒙引曰。此章之言。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可受。蓋仲尼不為已甚之學。而其義之精。則在於夫謂非其有而取之。



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一條。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首節言為貧而仕，中三節言其所宜居，末節則明其意也。抱關

擊柝，只是上辭尊居卑意。說孔子是舉其人，以寔之也。

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見為貧非其常也。

位卑而言高，則有出位之罪。是位卑無行道之責。正貧仕者所

宜居也。居高位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則有竊祿之恥。此貧

仕者所以當辭也。蒙引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亦正

為貧而仕者，或有不察，見集註云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

之官，遂認與上文作對位看，非也。此見其位卑而無事於言高

若使立乎人之本朝，則有行道之責矣。惡可以貧賤自諉耶。最

說得好。

萬章問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託寄也。寄託於人，非定居也。非仕其國也。仕便有定居，有常職，

非寄託。寄託便無定居，無常職，便是無事而食。故士不敢下文

曰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是也。

餽與賜所以異者，餽是餽送，以物與人。也。如餽臠，餽蒸豚可見，

賜是賞賜，乃因人有功能而賞賜之。與尋常餽送不同。註謂周



恤之無常數、恐未是、下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亦有常數。○無常職而賜於上、則為士而託於諸侯矣。故曰不恭。說繆公之事、及國君養君子之道、見君餽可繼、而不可頻勞賢者也。能養能舉、悅賢之道也。若不能舉、能養猶可也。既不能舉、又不能養、可謂悅賢乎。帝使其子至、猷畝之中、則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者、又不足言矣。後舉而加諸上位、又能舉矣。能養能舉、悅賢之道盡矣。故曰王公之尊賢也。

萬章問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章

上曰、庾人不往見諸侯、乃守己之禮。下當曰、往見非禮、為是、乃曰、往見不義者、何也。不守禮而往見、便是不義也。失禮故不義、不義緣無禮而生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且君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答。言君不當召士、以明往見不義之意。多聞以知言、賢以德言、以師屬多聞、賢只言召亦互見爾。引繆公之事、言賢者不可召。引景公之事、言賢者不可赴。召皆以明往見不義之意也。蒙引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其詞



驕故子思之答其詞抗，愚謂曾子之詞雖倨，然未必如孟子之言太露圭角。此孟子之不及顏魯慶也。招虞人以皮冠，以其所有事者招之也。庶人以旃，質素無文，猶庶人之未有文采也。士以旂，交龍曰旂，龍能變化，猶士者之能變化也。大夫以旌，有文采，士至大夫則變化而成文矣。古人之招各有意義。以士之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語意未住，是搭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句引過况乎以不賢人之招，賢人乎？句此句下就當繳云其不可往也，快矣。此便見得不可往，鬼故曰明往見不義之意。

欲見賢而召之，是見賢不以其道也。即上以不賢人之招，賢人意。○欲見賢，便有個道致他來見，譬猶欲人入而開門，與他入也。不以其道，則適以沮其來，他必不來見，便是猶欲人之入而閉之門也。○義以事理之宜言，故曰路，者人所由也。禮以天理之節文言，故曰門，者人之出入也。義與禮何分別？此理為人所宜行，是義行之而有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義為質，禮以行之來，參看頗覺明白。○以義為路是也，以禮為門，覺不甚切，然特舉此與義路相配爾。



蒙引曰周道如砥決然當依義路也意解就道理說方可起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縱然詩經本意不如此孟子引之斷章取義亦當依義路說故集註曰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可無疑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曰一鄉之善士是已之善蓋於一鄉也斯友一鄉之善士若云所友亦是善蓋一鄉者則註隨其廣狹說不去當是凡士之在一鄉者皆為所友然依此又有友不如己之嫌大抵此曰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雖以成德者言其所取友亦是聖賢取善無窮之意如舜之好問好察文王求助於四友之臣耳若曰一鄉一

國天下之善皆必得夫善蓋一鄉一國天下者然後與之友竊恐未易得終至於孤立無朋不但非取善無窮之意而已此朱註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之說所以為是而友不如己之疑未必然也或疑友一鄉一國天下之善士不作善蓋一鄉一國天下則尚論古之人說不去愚謂蓋友天下之善士資其善以自益又尚論古人取其善以自益則其善愈高不止一世之善士其說未為不通也

首節只是隨高下以為廣狹意不作循序漸進說然循序漸進



之意則見於言外尚論古之人一節則是進意蒙引曰是以其所造之極而更推一步說非必云此人自其友一鄉之士而進至此也  
齊宣王問卿章  
曰易位曰去都是就適變上說蓋就義理之所極言也貴戚之卿就易位上說故不言小過則諫不待言也反覆字當玩味未至於反覆姑一言以塞責而處易位慕遠之道也○真西山註最好當詳玩

連理堂重訂四書存疑卷之十三

卷廿二終

同安 林希元 著

會稽 陶望齡 閱

桐城 方文 訂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杞柳是個光材杯棬是個器具杞柳未能就成杯棬須待做方能成杯棬告子以人性不能就成仁義須待做方成仁義故即杞棬為杯棬為喻此是杞性做惡其善乃是人為之耳不知杞

四書存疑

卷十三 下孟告子

一



柳未是杯棬。是杯棬。須待戕賊。性就是仁義。是仁義。只盡性便。是不待戕賊。其事愛然不同。其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杯棬乎。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杯棬也。如將戕賊杞柳。以為杯棬。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乎。正以辨其不同處。二者既不同。則謂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杯棬之言為非。是性在人。本善固非。若杞柳之未成器。其以性為惡。而方之杞柳者。不亦謬哉。註曰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愚竊謂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性本來是惡。不肯去為仁義。是為仁義之禍。蓋既知仁義是善。如何嫌也。為害性。似說不通。似不若愚說為順也。姑記於此。俟智者評焉。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湍水初無東西之分。隨人所決。人性初無善不善之分。隨人所習。此告子之意。前說以人性本惡。修之而後善。故此說以人性本無善惡。可以為善。可以為惡。是因前說而小變之耳。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此是孟子善辨處。言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而無分於東西。信也。獨無分於上下乎。蓋其決諸東而東流。決諸西而西流也。必流從下去。不流從上來。是固分於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下也。是就水



說上性來人無有不善正是破其無分善不善意  
既說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然人乃有不善水乃有不下者  
蓋人為使之也若不說破則無以解人之疑矣故又說今夫水  
一條○其勢則然之勢搏激之勢也蓋水為搏激所使其勢不  
得不過顛在山也○其性亦猶是也言人之可使為不善蓋其  
性為人所造亦猶水為搏激所使而過顛在山也  
湍水之喻言人性善惡本無定體隨人所為孟子之意則謂人  
性本善無惡有定體其惡者由人造之也非本無定體而可以  
無所不為也註順之而無不善是就造邊看出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此是告子為孟子所攻而說出其本旨也言哉之所謂性者只  
是以人之生者言也生對死說即活也生活氣也生不是人物  
之知覺運動乃人物所以知覺運動也生便有知覺能運動死  
則不能矣告子以生為性故見得人物生時只是這知覺運動  
未必就善須後來修為方善故有杞柳之說又見得人物生時  
知覺運動者一般都未見得善惡待後來習善則善習惡則惡  
故有湍水無善不善之說又見得人生則能甘食悅色死則不  
能故有食色之說故曰此章之誤乃其本根小註或問之說可



玩

告子曰生之謂性，則是凡有生者皆同一性。犬牛與人皆無以異矣。此處就可說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云云。乃說白之謂白一段而後及之者，引事取譬，欲其詞加辨而理愈明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遂承之曰：汝謂生之謂性，毋猶物之白者，謂之白與？蓋白之謂白，與生之謂性，其事相類，故孟子引以取譬。而告子然之也。曰白之謂白，便有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意思在其內矣。故告子於孟子之言，不能易辭，只得然之也。到此時，告子想亦略悟了。但既這等說有

難轉移，病根全在生之謂性一句上也。孟子因告子曰然之語，又承之曰：依子之說，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矣。豈其然與？何也？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夫白之謂白者，既羽雪與玉同一白，而無異詞，則生之謂性者，犬牛與人亦同一性，而無異稟矣。蓋亦其事相類也。其寔犬牛與人性，何可同然？告子以生謂性，則犬牛與人皆同此生，皆當同一性矣。豈有是理哉？告子於此若曰：然則犬牛與人皆同一性，無是理也。若曰不然，則是犬牛與人其性不同，生之不可謂性，已之言謬矣。告子雖強辨，亦安敢同人性于犬牛，然其執迷不化，終不認已之謬。



虛心受教於孟子，所以終無一言之應，其於自棄而卒，頑蠢之歸也。

蒙引曰：告子生之謂性，不悟混人物在其中，而有不通處。孟子白之謂白之言，亦是混異之類在其中，蓋因告子之說而舉其相類者，而因以折之耳。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知食之可甘，知色之可悅，是知覺。其之悅之，是運動。告子前以人之知覺運動為性，故此漫以其食悅色為性。其之悅之，此仁愛之心而生於內，故曰仁內。食可甘，色可悅，此事物之宜而在

外，故曰義外。義外之說固非，其所謂仁亦其粗者，未必是。

告子因孟子仁內義外之辨，見得敬長義也。又以長來立言，謂因彼之長而我方去長之，原非有長之。心在我也，猶彼白而我方去白之，從其白於外，非有白之。心於我也，告子只是就長上認義，却不就長之上認，故以為在外。

孟子因告子長之白之，言隨就他起議論。告子謂長之白之，今就這裏分個人馬來說，彼白馬之白也，固無以異於白人之白矣。不識長馬之長也，都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決有異也。夫人馬之白同，人馬之性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其由於內而不



在外可見矣。更有一說，夫長馬之長，長人之長，這上就有義在。今子謂人馬之長處是義，抑謂我之長處是義，必定長處非義，長之處是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心，則義之非外又明矣。蒙引曰：如以長者為義，則義可為在外，如以長者為義，則義非外矣。告子雖強辯，安得以長者為義乎？此二句尤見孟子之雄辨警策處，亦其道理到爛熟處，應對之間自然左右逢原，道理明暢也。○且謂長者為義乎？二句人多作長人說，謂是指上文彼長而我長之句說，依愚見，只承上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兼長人長馬說，尤似直捷明白。

吾弟則愛之，條是再申義外之說，必帶仁內說，是欲因以闡義之在外耳。以我為悅，言由我而施愛也，何以見得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有愛有不愛，見得愛皆由我也。以長為悅，言因長而施敬也，何以見得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但是長則長之見得長皆因於長也，不知長雖因於長，之則不出於長而出於吾心也。告子認在長上認，而遺長之一邊，孟子以嗜炙為喻，可謂精切矣。言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豈惟人哉？嗜秦人之炙，無以異於嗜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炙固在外矣。然而嗜炙亦有外與，嗜炙既不在外長，亦豈在外哉？就長楚人之

孟子下孟告子 六



長與長吾之長亦自有差等此可見義之在內處但孟子姑即其所明者而通之且不及此告子以長為悅言義外既非以我為悅言仁內亦不是告子學術粗淺如此乃欲與孟子爭鳴於時可見其不知量也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行吾敬故謂之內公都子此語亦有分曉孟季子承公都子行吾敬之言而辨之謂所敬之人雖在外然行吾心之敬以敬之以義為在內固也今因子之言觀之所敬既在兄待酌又長鄉人依此則敬長之心都是送外物轉移今不由我義果在外非由內也

庸敬在兄二句是解所敬在此二句如此解提是欲說出敬有常暫意其說出敬有常暫意提是欲見由中出意言所敬在此者常時之敬在兄也所長在彼者暫時之敬在鄉人也在此在彼是皆因時而制其宜是皆由中出也孟季子只見得敬長之心都是送外物轉移故謂義外依愚見其所以轉移者何豈不是心這豈在外甚是直截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便是此意但畧晦須用挑剔方明白○所敬在此所長在彼以鄉人在位故也此處就可說庸敬在兄斯須之



敬在鄉人、但公都子不能、孟子弟為尸之難、正欲得他在位一  
句、而因以解之、在他人必於此就說了、孟子不然、又設事之相  
似者引起他、而因以解之、此是他義理爛熟、多設事證、亦欲其  
理之愈明耳、

孟季子聞之、又曰、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猶當敬叔父、則  
敬叔父、當敬弟、則敬弟也、依此則敬長之心、還是從外物轉移、  
義果在外、非由內矣、公都子辨之曰、當敬叔父、則敬叔父、當敬  
弟、則敬弟、猶冬日當飲湯、則飲湯、夏日當飲水、則飲水也、然則  
飲食亦在外、與飲食不在外、則長、不在外也、明矣、要知季子  
總是就長上認、而遺長之一節爾、

依孟季子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敬叔父、則敬弟、則敬之言、觀  
之、與告子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之言、同一机括、分明是本  
告子之說、非聞孟子之言、而未達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章

孟子言性而言情、所謂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者也、謂性蘊  
於中、而難知、情發於外、而可見、乃若人之情、本初可以為善、而  
不可以為惡、情者性之動也、情善則性善可知矣、所以謂性善  
也、情本可為善、若夫人之為不善、則非情矣、為何或者歸咎夫



才謂人情本可以為善、今不能者、是他才弱、發不出也、不知人有是性、則有是才、豈有才弱、發不出之理、乃是汨於物欲而喪其才爾、故曰非才之罪也、

人生有這性、便能發出來幹事、便有這才、祇為物欲所害、把許多才幹都壞了、都不能幹得甚事、故曰非才之罪、如呼爾而與之食、行道之人不受、非其義也、祿之以天下弗顧、此皆人之才能也、却為官室之美、妻妾之奉、而受失禮義之萬鍾、把平生許多節槩都喪了、此便是為物欲所害、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乃所謂善、解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為

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已明矣、又曰若夫為不

善、非才之罪、是恐人以不善歸之才、夫才性之能也、才若不善、

是性無能也、亦未免為性之累、故又為他如此說、

人之性情、皆統於心、是氣之精爽、理就在氣中、性情是心之

動靜、心之動靜是氣、強則動靜有力、而能幹事、氣弱則動靜

無力、不能幹事、才之有無、皆由於氣之強弱、所以程子只說才

稟於氣、

才與性情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情是性之動、才是性之能、動才

不外乎性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情



也。其能如此才也。性情人與堯舜之所固然。堯舜之仁。至於覆天下。齊宣之仁。僅能及一牛。此則才有強弱也。譬之酒性也。飲之醉人情也。其能斃人才也。然有飲一盞就能醉人。有飲三五盞不能醉人者。此酒有厚薄乃才也。才與性情如此看。益明白矣。蒙引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是情。趨赴而救之是才之善。却把情才分作兩項了。

孟子說才本善。其不善由於物欲。程子說才善不善皆由於氣。二說不同。自今觀之才之善本於理也。才之善不善由於氣也。理雖善不能不害於氣。雖有不善理之善者未嘗亡。孟子言

才。自理言也。程子言才。自氣言也。自理言之才固本善。特害於物欲。然人固有生來便不善者。孟子未之及也。自氣言之人之才雖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然其理之本善者未嘗不在。於孟子之言固未礙也。此程子所以為密。而孟子為疎也。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四句。是解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惻隱之心仁也。至我固有之也。是解乃所謂善。弗思爾矣。至不能盡其才。是解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蒙引曰。曰惻隱曰羞惡曰恭敬曰是非。皆是好字。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其曰仁義禮智亦一。一是至好字。故曰乃所謂性善。此段只用咀嚼此數個字。



面而孟子之意彰矣。○弗思爾矣。思字帶個求字。求則得之。求字帶個思字。此云然者。省文也。集註得此意。故曰人自不思而求之。○上文非才之罪。解物欲陷溺。弗思弗求。裏何處見得物欲陷溺。但曰弗思弗求。便是陷溺於物欲而失之者。若未失。不消言思求。看來說弗思。上當補陷溺於物欲意。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才是才能人之作為皆才也。故以多賴多暴歸之才。亦猶上文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意言富歲子弟多賴而為善。不是天付以如是之才也。凶歲子弟多為暴。不是天不付以是才也。故

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凶年衣食不足。則迫於飢寒禮義不暇顧。非僻之心生。義理之心由是而喪矣。故曰陷溺其心。既陷溺於是為暴。所謂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者是也。故曰陷溺其心者然也。然是指為暴陷溺其心之心。即是下面同然理義之心。人心同然乎理義。子弟多暴。則不然乎理義矣。蓋由其心之陷溺也。故下文詳說人心同然理義以明此意。才與心如何分。性是心之理。才是性之能。心盛貯這性。才心溺則性失。不能發之才矣。是心溺則才喪而為暴。非天降才之殊而為暴也。



富歲子弟多賴一條是承上章說人降才之同其為不善由人心之陷溺今夫麩麥至聖人與我同類者是即物類之同者推至於人以明之引龍子之言至猶芻豢悅口又是就人類之同者推至於心以明之  
日至之時是氣候到該熟之時猶言時日到爾日至之時皆熟言熟亦同也雖有不同言所獲多寡之異也則地有肥磽三句是譬陷溺其心意此下就當貼云在麩麥豈有不同哉故凡同類須放開說不止麩麥舉相似言各有相似處如那麩麥地同樹熟之時同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疑其不相似也相似者才也聖人與我同類這裏就含其才相似意只看上面何獨至於人而疑之句自見○何獨至於人而疑之二句承上文相似言何獨至於人而疑其不相似聖人與我同類者皆相似也以此觀之則降才之同可見彼多暴之異於多賴者非以陷溺其心而然耶  
籜之相似天下之足同是孟子解龍子之言龍子之言只是引起下文於義無取觀搃結只云耳目可見意謂人之一身口耳目皆有所同然至於心為一身之主衆體之綱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理義是也夫人心同然乎義理則其才同能於



為善彼凶歲之多暴者由陷溺其心又可見矣  
 理義是人心所同有底故同然之義理即懿德人心同然乎理  
 義即好懿德孟子引詩及孔子之言以明好善人之本心其為  
 不善由物欲之陷溺也  
 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須作悅自家底方於多賴多  
 暴意相貼若說作人底又隔一重了志士仁人殺身成仁舍生  
 取義不是理義悅心真猶芻豢悅口恁能做得到此事今於理義  
 未能如芻豢悅口皆由物欲陷溺其心爾學者若未見得到此滋  
 味尚是欲心未可與適道也故程子曰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  
 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山木一節是引起下文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文勢直趕到可以為美乎止雖  
 字與下文相叫應言雖在人皆有良心然人自放之耳紫引把  
 雖字添個然字截屬上文山木恐未是○耳目口鼻之欲皆所  
 以放其良心也且晝所為之不善亦只是這個  
 日夜所息日裏也生但夜來生得多故接說平旦之氣下文只  
 說夜氣○良心定於付予之初如何生得物欲外却而心為之



喪物欲既退、此心寧靜、而義理漫明、便似復生也。○好惡情也、  
與人相近、情之發、得其正也。緣平日未與物接、未汨於欲、故如  
此、所以幾希者、生於放失之餘耳。  
言良心雖已放失、然日夜之間、物欲既退、此心寧靜、天理復還、  
良心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日未與物接、其氣清明之際、好惡未  
累於物、猶出於真性、而與人相近、然生於放失之餘、亦可百之  
一二耳、蓋不多也、而且晝物欲攻取、好惡失正、良心於是又亡  
矣。○曰夜氣不足以存、則知日夜之所息者、夜氣猶足以存也、  
曰夜氣之生、日以寢薄、則知日夜之所息者、夜氣之生、未薄也、  
氣亦定於稟付之初、如何生得、夜來物退、心淨而氣復清、便似  
復生也、牯之反復、則紛擾之甚、雖中夜物退、心亦不淨、而氣不  
復清矣。  
晝之所為、既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即是且晝之所為、有牯亡之  
矣、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為、只是是上句意、這四句不  
是解牯之反復、牯之反復、展轉也、只是牯之又牯、今日牯之明  
日牯之日、牯之  
夜氣如何存、良心氣載乎理、寓於氣、理氣二者、原不相離、凝  
聚成形、則人生焉、人之生也、五臟六腑、皆受於五行、獨心受氣



於火而居中、故為虛靈之物、人一身之氣、其精英皆聚於此、而理就在氣中、故謂之良心、氣之精英心也、有義理、故曰良心、先儒謂心含理、氣是也、心之寂感皆氣也、故曰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机此心不擾於物欲、則其氣清明、而理因之昭著、是氣足以存良心也、此心擾於物欲、則其氣昏亂、而理因之汨沒、是氣不足以存良心也、然亦牴之反覆、方至此、蓋斷喪至甚、則雖夜來事物退聽、心亦擾亂、而不能淨、氣亦昏濁、而不能清、義理亦汨沒、不復能著矣、

心者、氣之會也、氣一而已、曰夜氣者、日間心擾於物、氣為之昏、到夜來、心靜而氣復清、因其復清、故謂之夜氣、夜氣本清、到了平旦、未與物接、這一段清氣、猶在、故又曰旦氣、非有二也、才者、性之能、人之能為善、皆才也、好惡近禽獸、則不能為善、似乎無才、故以為未嘗有才、不知人之情本善、好惡人之情也、近禽獸、則其情惡、而不善矣、是豈人之情本善、人之情本善、人之才能為善、因人之不為善、疑於無才、故即人之情本善者、以明之、人之情本善、則人之不為善、由旦晝之牴、非未嘗有才也、明矣、

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就操則存、舍則亡、上見得存、入也、亡出



也。只繫於操舍，無有定時。故曰：出入無時，入則在內，出則在外。只繫於操舍，無有定處。故曰：莫知其鄉。○三句見得「失之易，故保守之難」。

孟子曰：無惑乎王之不智章。

二條雖前就生物上譬，後就教奕上譬，然只是一意，不可依新。安謂前是交修者，不得常用其力，後是自修者，不肯專用其力。見王之時少，退而誦諛禱進之日多，齊王方聽孟子之言，而復入於誦諛禱進之倫，便是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者，其智何由生哉？故曰：無惑乎王之不智者，此也。

暴之春陽之發敷也，寒之陰氣之閉固也。草木都是陽氣發舒，方生無有陰氣閉固者，到陰氣閉固則零落矣。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以上，雖有四節，亦不過只是一意反覆說。人有羞惡之心耳，故遂以一語結斷曰：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曰：賢者能勿喪，則知衆人喪之矣。一簞食一豆羹，條又是即義心之激發處，以明之。與言人皆有不忍之心，明以孺子入井之事一般。此見孟子義理爛熟，但說便到透澈痛切處，其自負知言信矣。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此是照上條一簞食  
一豆羹意說最有意思簞食豆羹生死所繫是於我有益者而  
猶惡無禮萬鍾之得失非若簞食豆羹之關於生死是於我身  
無益者乃不辨禮義而受之所以可怪也○萬鍾則不辨禮義  
而受照行道不受乞人不屑說於我何加照得之則生勿得則  
死說為宮室之美三句是說喪其良心由此三者既曰於我何  
加焉却乃為此三者可見無謂故下文有是亦不可已之論  
三鄉為身死而不受是舉上兩條來秤稱言關於生死者猶不  
肯失其本心無關於生死者乃喪其本心此大不可也是亦不  
可以已乎言生死所繫是不可已者三者無關於生死是可已  
者不可已者既已之可已者獨不可已乎說到此處真激發人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仁者心之德則仁是心所具之理此心又出一步不是心也曰  
人心者反而名之也反名者以心所具之理反而歸之心也自  
其所具者歸於具之者故曰反所以反而名之人心者欲人知  
其切於己也夫心之切於己人皆知之仁切於己人未知也名  
仁曰人心欲人知仁即心切於己也然仁與心却是二物名仁  
為人心不幾於無別與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寔心之所以為心





也。以心所具之理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以心之  
 所以為心而言，則心即仁，仁即心，而寔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  
 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亦可。  
 放其心而不知求，即上章所謂放其良心者耳。猶斧斤之於木，  
 且晝之所為，又沒而特止之也。凶歲之陷溺其心也，官室之美，  
 妻妾之奉，所識窮乏，得戒之失其本心也。一心以為有鴻鵠將  
 至，亦放其心也。

此二條只是嘆人失其良心。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言學問之道，只是要求放心。

也。仁，人心也。求放心，即求仁也。學問不必他求，只就孟子之言  
 求之，可見操則存，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不能奪。養心莫善於  
 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者，寡求放心之說也。盡心知性  
 而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求放心之說也。我知言，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亦求放心之說也。

此章所謂求放心，即是求仁。看首句仁人心也，可見又看前自  
 富歲子弟多賴，後至公都子問及此數章，連就治心上說，可見  
 此章所重之意。

此章所重，只在求放心。蓋仁人心也，能求放心，則仁存而義亦



在我所謂仁義不可勝用者是也。故曰已矣。言自此之外無他事也。朱子小註放心不收則何者為學問思辨收斂此心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此說不是。大註能求放心則氣質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及雖日從事於學終不能有所發明矣。亦是小註意思。黃勉齋陳新安之說甚好。當詳玩。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蒙引云身以心為主。與上下章意同。觀下章言人之於身也。至無以小害大可見。但此對桐梓言。故只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養之者治其心而已。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章

無尺寸之膚不愛二句。申上兼所愛所養二句。體有貴賤一條。正是上面于已取之意。養其小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養其大是不以小害大。賤害貴也。今有場師一條。即是養其小者為小入意。舍梧楨是賤害貴之喻。失肩背是小害大之喻。賤場師下當貼一句云。以賤害貴者。何以異於是。狼疾人下亦然。見其為小人也。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都是上面意。上面小人賤場師狼疾人之喻。皆是賤之也。飲食之人便是以賤害貴。小害大者。其失大是



定似不消說為其養小失大句說此者言養小者之斷必有失以見小之斷不可養耳看結註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句可見今有場師節至狼疾入也是說養體者當知所擇飲食之人二條是反覆說養小者之必有失益以見養體者當知所擇也蒙引云今有場師至則為狼疾入也正是養其小者為小人意但未可說出至下文飲食之人條方說出上文且譬以起之心如不揣其本二條起取色之重者一條蒙引此說與愚說不同者擇之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全

造其大體是耳目之欲皆聽命於心也當視則視而不妄視當聽則聽而不妄聽也造其小體是心反聽命於耳目淫聲美色惟其所欲而心不為之宰制也先立乎其大一言正是答或造其大體或造其小體意耳目之官不思至不思則不得是解大小體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所以為小體也心之官則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所以為大體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心得其戩事至能思耳目之欲皆聽其宰而不能奪此所以造乎大體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心



失其職事不能思耳目能奪之淫聲美色惟其所欲心不能主而反泛乎小體矣孔子之所謂操存孟子之所謂求其放心乃立之之道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章

蒙引曰仁義兼舉體用道理已盡了忠信則仁義之發於心而見於事者無一之不實樂善不倦則仁義之實者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此樂是樂斯二者之樂則生則惡可已是不倦也至樂善不倦地位方有尊貴處若只尋常亦未足貴

子之時人尚修天爵以要人爵今之科舉以文取士文藝以待有司之求天爵不修在官多寡行之士矣天下何曰治哉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此章是因時人多求在人之貴而不知有在己之貴故特喚醒之下兩條又是說人所欲之貴不足貴在己之貴有可貴乃示人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詩既飽以德是主恩惠言此作德行之德斷章取義也○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飽乎仁義也飽乎仁義則吾心自有膏粱之味故不顧人之膏粱之味古人非其道也非其義也祿之以天



下不顧不以三公易其介真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此章朱子小註及張南軒俱作西人說惟陳氏謂恐為戰國諸侯說也是也但以終必亡為滅亡似未是

蒙引曰孟子此為當時之君言梁惠王以能行小惠而尤其民之不加多於鄰國是正所謂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也愚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仁之勝不仁此其顯然者梁惠王以能行小惠而望民之加多於隣國是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者也○人以為仁真不能勝不仁如何是不仁之甚如此則人皆謂仁不能勝不仁都去為不仁不謂為仁矣豈不是有助於彼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章

五穀可以養人是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則為無用之物反不如莢稗之熟為可用仁之在人亦猶是也故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蒙引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莢稗便見美種之不及熟為可恨而非有慕於莢稗也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必以禮食、如嗟來之類、則禮不可食、必飢而死、惟不以禮食、則  
可得食、此時當以死為大、而禮不必拘矣、是禮有輕於食者、必  
拘親迎之禮、如荒年不能備禮、必不能得妻、惟不拘親迎之禮、  
則可以得妻、此時當以得妻為大、而禮不必拘矣、是禮有輕於  
色者、此取食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者也、何以較輕重  
哉、惟取禮與食色之並重、而較之、其輕重斯見矣、夫以禮食、則  
飢而死、食之重固也、然必殄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則無禮  
益甚矣、親迎則不得妻、色之重固也、然必撻東家之處子、乃得  
妻、則無禮益甚矣、以是較之、已之生固然可重、兄之臂尤不可  
殄、夫妻大倫、固不可廢、撻處子大惡、尤不可犯、彼此論量、禮於  
食色不尤重乎、  
不揣其本、以高甲言、金重於羽、以輕重言、皆起下文、取食之重  
與禮之輕者、一條意、  
蒙引曰、任人此問、只重在死字、及不得妻上、不曾見殄兄臂與  
撻處子之犯大節處、故孟子出此一頭、與之平稱、就見得禮終  
是重矣、又曰、此章可見孟子精義之工夫、制事之權衡、非惟正  
大之理、足快人心、而其雋永之味、咀嚼無窮、此等議論、所謂中  
庸其至乎、雖聖人復起、不易其言矣、



曾文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人皆可以為堯舜意思全在為字上曾文把他都畧了只就形體上論食粟而已言不能為堯舜如之何則何言如何則可為堯舜也

奚有於是、字指形体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而在於作為也、有人於此以下則申其意為無力人、在乎不能勝一匹、雖為有力人、在乎舉百鈞、以况為堯舜在乎作為、然則能舉鳥、獲之任是亦鳥獲而已矣、含能為堯舜之所為是亦堯舜意、又曰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以終其意、曰夫人豈以不

勝為患者、患不能勝為堯舜之事也、這勝字接上不能勝一匹、雖舉百鈞說過來、無力有力、兩個為字輕、與上下亦為弗為二、為字不同、

奚有於是、一條說為堯舜在乎作為、徐行後長一條、示以堯舜之道不難為、子服堯之服一條、則教以為之也、孝弟之理通於上下、舉其近、徐行後長、此孝弟也、極其遠、則堯之親睦九族、平章百姓、舜之瞽瞍底豫、而天下定、此孝弟也、此是實理實事、

蒙引曰、上節言徐行後節、又就服言、則因曹交所病、而發此論、



也。夫道若大路，須放開說，不止上文孝弟，故註曰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或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尚有未盡者乎？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約堯舜之德而歸之孝弟也。夫道若大路者，示人以人道之全，使人求盡之，以至於堯舜也。其理固自相通矣。○性分之中萬理皆備，求之事親長之間，則其理隨處而發見者，所謂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本立而道生也。有餘師只在隨處發見上，如惻隱之心，發見這惻隱，便可師，即此充之，便是吾師也。羞惡恭敬是非亦然。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章

談笑以道，越人踈外之也。垂涕泣以道，其兄親愛之也。小弁之怨，垂涕泣之類也。故曰親之也。親之心，仁之發也。故以親之為仁親之仁也。高子乃以為小人之詩，故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把父子之至親，一向拋却了。漠然不介其懷，其薄亦甚矣。故曰愈踈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不可磯意未完，只說一半，故註補之云言微激而遽怒也。註磯水激石也。當云激水石，蓋當水之行處，下石水行不去，遂



激起而叫號矣。是此石乃激水之石也。蒙引曰：水所見激之石，是此意。曰：愈踈不孝，不可磯，亦不孝。此凱風所以不怨，小弁所以怨也。○當知不可磯，是水淺急流去處。若長江大河，巨石屹立，亦不能號。小弁之怨，親之不容已也。故高子以為小人之謀，與舜之怨慕不同。平王人品，與大舜既懸殊，瞽瞍之過，又未若。王闕於宗社之大，或者乃欲為回護，謂不可說怨親，只是怨已。欲證其大舜怨慕同，亦太拘矣。

宋慳將之楚章

子罕言利，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宋慳不利之說，雖不可聞，要只是說個用兵不利，且都及道理。是如何耳。計利之風，一倡上下爭趨於利，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惟只論個道理，更不及利害，此便是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仁義之教一興，上下爭趨於仁義，自有不利之利。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謂其殃民，又舉周公太公封制以道之。此仁義之說也。若蘇秦說六國從親以拒秦，亦可想見宋慳之利說處。



懷仁義以事其君是懷個仁義之心去事君不是把仁義去事君也。蓋其所以事君者只是見得道理當如此。初不為一己富貴之圖。便是懷仁義以事其君也。這裏容易說。你把仁義去事君。殊不是緣此源流。出於以仁義說秦楚之王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只是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不是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也。就構兵上說其非仁義。仁義只在構兵之中。所謂殃民非仁。過制非義。若孟子之告慎子。是也。構兵外另說他去。做仁義。仁義又在構兵之外。是秦楚方構兵。把個仁義去替他。硬舍彼而為此也。其不同如此。

利懷仁義若不作懷利心。懷仁義之心說。只作教君去營利。仁義然則為子弟者。亦教父兄去營利。為仁義耶。理有不通。夫此理甚明。人多不察。

懷仁義懷利之說。不待多言。但君臣父子兄弟各見得自己分所當為。便是懷仁義。若有所為而為。便是懷利。近時程論說得未是。

孟子居鄉章

孟子答季子。不答儲子。屋廬子因有儲子為相之疑。孟子但說享多儀意思。屋廬子就曉得儲子是儀不及物。故曰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看來屋廬子亦是極聰明的人。惟不役志於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為其不成享。又是孟子解書曰：不享意蓋不役志于享。而儀不及其物。則不成個享禮了。所以曰不享。

淳于髡曰先名寔者章

夫子在三卿之中為人。也。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為人又不成矣。故以為未仁。髡意以天下之道二出與處而已。出便是出處。便是處。各成其事。方是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又去之。既不處。處又不成。出兩無所成。這便不得為仁。不知為仁。固君子之本心。然時之用。合有不能必者。時苟我出而為人可也。時不我出。猶汲汲於為人。必至枉道。未有能直人者。故古之聖賢救世之心。雖切在己之道。終不可枉。故雖立人本朝。欲行救世之心。道苟不合。則奉身而退。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皆是道也。但此意有難以語髡者。故特舉伯夷、伊尹、柳下惠之事。以曉之。蓋伯夷去也。柳下惠就也。伊尹有去有就者也。去者是仁。就者亦是仁。以見已既在三卿之中。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之者。亦仁也。故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仁者無私心。而合天理也。其趣一者。心之所存。一皆無私。而其



事皆合天理也。伯夷之去，非沽名也。天下無道，在所當去，是其心固無私，而其去亦合天理也。下惠之不去，非貪祿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不以三公易其介，其心亦非有私，而於理亦合也。伊尹之有去有就，其就湯也，感湯之聘，欲以道覺民，其就桀也，以湯之進，冀其悔過遷善也。其去而就湯也，以桀不悔過，而湯有可就，亦非為利祿也。是其心未嘗有私於理亦合也。無私心，以心言合天理，以事言，夫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朱子解三月不違仁，曰無私欲而有其德。此解仁曰無私心，而合天理。若依二說，作無私心，就是合天理，似亦得。但此以三子行事論。

其彼論學者為仁不同，人之行事固有心，雖無私而於理未嘗如所謂雖無邪心，苟不得正舉，皆妄是也。亦有事雖當理，而却有私，如子張學干祿，及今之學者為人，是也。故不可強同於彼，蒙引謂是就事上論心，愚尚有未醒處。其上云伯夷何心哉，理亦宜也。於下惠曰：心豈有私哉，理豈有悖哉，亦似非就事論心之說。

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或去或就，亦惟求無私心合天理而已。其迹之或去或就，雖若不同，不必論也。必欲其迹之同，於去者恐有同室之鬪，而不知救之同於就者，恐有鄉



鄰之闔、而不知閉戶、其迹雖若相同、而去仁遠矣、以微罪行、不欲苟去、是三意俱就燔肉上見得、蓋燔肉小事、聖人乃以是去、不為無罪、是在聖人有微罪也、然雖小事、在魯君亦不是、亦有可去處、是其去亦有故也、蒙引曰、上句微罪字重、其失在已也、下句不苟去字重、其失在人也、微罪從前俱作君相說、惟蒙引作孔子說、最說得好、當從之、愚按、孟子在三卿之中、名寔未加於上下而去、則孟子於齊王當時必有其故、但孟子不欲顯言、而託夷惠伊尹以曉之、髡猶不悟、此又引孔子之事、則其事益顯矣、然終不言其故、亦所謂

義明決用意忠厚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章

舉先王巡狩述職之典、言賞罰征討皆出自天子、五霸於此皆有犯、見其得罪三王處、○上言賞罰征討、下只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接諸侯以伐、諸侯者舉一以該其餘也、○省耕省斂、巡狩述職皆然、○土地闢、是無不田之地、田野治、是無不耕之田、養老如王制之養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父祖是也、三王養老皆以引年、註老人雖多、非賢者不可皆養、則庶人之年老有德者、亦在所養、鄉飲酒禮可見、公孫丑章俊傑在



位是承尊賢使能說此曰俊傑在位當依蒙引作人才布列庶  
 位以修職者言○賢者固有德才者亦有德故搃曰以彰有德  
 忠信重祿所以育才也○誅其人而變置其君不滅其國也  
 誅不孝正子道也無易樹子正國本也無以妾為妻夫婦人道  
 之始也此二事分明是監幽王事而為此  
 初命正家也再命四命用人用刑也三命治民也五命睦隣尊  
 王也

君有過不能諫又順之則其過從此長矣故曰長君之惡君之  
 過未萌探其意如是而先迎之是已之意思與君相逢故曰逢  
 君之惡長君之惡柔媚之臣也是阿意為容逢君之惡奸習之  
 臣也是逢迎為悅張南軒曰君萌不善之念其始必有未安於  
 心未敢遽達也已迎而安之則其發也必果君以為已意未形  
 於事而彼能先之則其愛也必篤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全

首節重在殃民上第二節重在不當得上慎子謂不識是當時  
 俗見蓋當時用兵正是欲得地却以為不可此其所以不識也  
 孟子意以諸侯封土各有限制魯初封只是百里今已四倍於  
 舊有王者作已當在所損而尚欲求益所以為不可也故曰徒



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而况殺人以求之、是就帶說上、面殃民意、自吾明告子至、然且仁者不為、解然且不可、意方盡、蒙引謂吾明告子以下三節、指然且不可說、徒取諸彼節、指殃、民說不是、當道是終、然且不可之意、志仁是終、殃民之說、陳氏曰、事合理、必不爭、已所不當有之地、心存仁、必不殺人、以爭地、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章

辟土地、是盡地力、李悝是也、故註曰、開墾、故以為富、禁不是、開、擴境土、若開擴境土、當屬戰、必克矣、充府庫、聚歛也、

第一條是富國、第二條是強兵、

蒙引曰、本文由字與變字、主君言、以此二等為良臣者、今之道、今之俗也、道與俗一而已、曰由今之俗、無變今之道、亦可、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儉嗇、以致富、其欲二十而取一、註謂欲以其術施之國者、蓋欲儉薄、以足用、不多取民、以足用也、孟子辨白圭二十取一、之非主意、只是言其不足用、所以不足用者、正以不可無君子、爾萬室之國、只一人陶器、不足用、亦猶為國無君子、不足為治、也、故曰、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况無君子乎、為國不可無君子、



則二十取一必不足其法不可行矣

上曰城郭宮室後只曰去人倫無君子又只曰况無君子乎者歸重於百官有司也蓋城郭宮室人倫皆由君子而立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言禹之治水只是依水之道而治之也故註曰順水之性水之道就頂上治字說則本文大註俱通矣

以隣國為壑是曲為堤防激水以病鄰國也故曰水逆行水逆行則與洪水之災無異正仁人所惡也乃以為愈於禹故曰吾子過矣蒙引曰不必謂其言之過只謂子過矣以其失計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亮是有必為之志正而固也有必為之志于事方拿定要做有個執持若不亮則做也得不做也得何所執持此可以貞者事之幹來參看此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似不同蒙引言則無物行則無恒稍不切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好善不作好人之強力知慮多聞識說亦不是好善言善行是好人之有善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是也好善則衆善感集衆務必舉故曰優於天下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迎之致敬以有禮猶云恭而有禮蓋亦有致敬而無禮者若齊  
餽兼金一百而無處儲子得之平陸僅以幣交是恭敬之無禮  
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將以為行其言之地耳蒙引云是故君  
子之所以樂就者然不特此却界作兩段意恐未是  
首節所仕在道故以道為去就仕之正也二節所仕在禮故以  
禮為去就仕之次也三節連禮亦無只是因其周窮之意而受  
其食不是就之而仕也蒙引謂位卑祿薄抱閔擊柝者似不是  
然亦何至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其謂若孔子居

於陳蔡之間則是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苦心志頗難看正韻苦困悴也勤勞也畎患也陵侮也幸楚也  
蓋一字有幾用困悴困苦也橫逆之事來磨折則心為之困悴  
心為之苦故曰困苦也勤勞勤苦也以受勞言勞其筋骨意  
患所謂厭厭苦惱也心不樂意陵侮苦虐也俗言苦人是也幸  
楚苦楚也以受痛言苦其心志是困苦之苦  
人受餓則體膚消削故曰餓其體膚不曰餓腑臟窮乏其身通  
承上三句說身包心志筋骨體膚猶兼所愛所養之身包大小



體也、曰苦曰勞曰餓、便是困窮之絕、  
行拂亂其所為、抵是所為不遂、然曰行曰所為、亦須有分別、為  
是、你為有經營運用、意行是據見成底行去、以所為者見之行  
也、看來只是一串事、有終始之分、行拂亂其所為、言行出底事、  
與其所營為者、愈相拂也、如呂尚夫而見棄于室、人屠而市不  
利之類是也、  
窮乏其身、是身體受困、行拂亂其所為、是做事受困、動心者懲  
戒深而真性見、忍性者經營慣而嗜慾淡也、增益不能者操心  
危、慮患深故達也、俱本窮乏拂亂來、

不能謹於平日、以致困心衡慮、到作後九事、皆能謹之、平日不  
致困心衡慮矣、不能謹於幾微、以致微色發聲、到喻後九事、皆  
能謹之、幾微不至微色發聲矣、  
蒙引曰、法家之法字、與法語之言、法字同、如漢之汲黯、吳之張  
昭、唐之魏徵、宋璟、其庶幾乎世臣二字、就法家二字、出拂七輔  
弼左右之士、比法家畧次、法家是世臣、拂士是方仕者、有親踈  
尊卑之辨、敵國外患也、須做兩般看、如魯有武仲之據防、楚有  
伍子胥之在吳、非敵國乃外患也、  
生死二字、活看如國亡身危而名辱、雖不死亦死道也、若舜、



於缺畝傳說舉於版築則自憂患而得生道矣大註以全字貼  
生字亡字貼死字尤有意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蒙引曰子不屑之教誨者不教之教也

聖人之教雖求其無與乎

蒙引曰此章之教字與此章之言出字同

而對之其教不至於絕其教矣

聖人以教誨矣不給斷於絕其教矣

不給斷於平日以教誨也



